

杏林奇葩

——記趙東梧醫生的精妙醫術和感人事迹



浮石村委會
浮山月報社
紐約紫氣堂

合編

二〇一〇年元月

杏林奇葩

——記趙東梧醫生的精妙醫術和感人事迹

浮石村委會
浮山月報社
紐約紫氣堂

合編

二〇一〇年元月

杏林奇葩

浮石村委會
浮山月報社 合編
紐約紫氣堂

廣東省台山市彩寧紙品印制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地址：廣東省台山市台城中山路 60 號

聯系電話：（0750）5552828

787×1092 毫米 大 32 開本

字數：3.8 萬字 2.25 印張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台山市非營利性刊物出版
準印證內印台許字第 1009 號

編 前 語

本刊編輯組

編
前
語

浮石，爲台山之名鄉大族，向有“寧陽禮選”之美譽。鄉民崇尚禮義，勤勞好學，各業專才輩出，從醫濟世者尤多，且屢出名醫。村民就診，咸稱方便，更惠及四鄉，遠近病者，多慕名來浮石求醫。

浮石衆多的醫界國手中，更爲突出的是藻階、淡樵、東梧和東桐祖孫三代組成的醫學世家。三代均精岐黃之術，且一代比一代強。當代的傳承人是東梧、東桐兄弟，堪稱玉昆金友，棠棣聯輝，兄東梧尤其優秀。

東梧早承雨露，率先接受杏林家風的薰陶。少年時，即向往學好醫術，濟世救人。後來傳承家風，更下定決心，勇攀醫學高峰。他不但嚴謹治學，且堅持苦學，孜孜以求，善于探索。他不僅盡得其祖父和父親的真傳，

還打破世俗觀念，摒棄門戶之見，像海綿吸水般，博采衆長以充實自己。蒼天不負苦心人，終于年紀輕輕便脫穎而出，練成了靈活施治的技術，隨機應變的能力。隨着經驗的積累，他在治療頑疾時，不計得失，站在濟世扶危的道德高度，往往打破常規，出奇制勝，使垂危病人，沉疴消解，重獲生機。故稱之爲杏林奇葩，醫界奇才，他實在當之無愧。

東梧在醫學上雖然屢建奇功，但他決不爲名利場和世俗網所羈絆。他對弱勢群體特別體貼，每每贈醫送藥；而對富裕的患者，又決不濫收分毫。他說：“人生不過幾十寒暑，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些寶貴時光，遵循家訓，有所作爲，盡量多做些對人有益的事！”這就是他數十年來，一貫的爲人、處世和行醫的宗旨，多麼難能可貴啊！

東梧不計較個人得失，慨然讓《杏林奇葩》一文面世，把自己來自社會的數十年行醫經驗公諸于衆，讓大家分享，并向同道拋磚引玉，這是他回饋社會的具體行動。不過，他爲人很低調，不願意將許多病人對他謝恩頌德之詞，和各大機構誠聘他爲醫學顧問的聘書，附印在《杏林奇葩》中。

這本小冊子，包含《杏林奇葩》、《三代醫學傳承》和《奇葩之奇，幾臻化境》三文。爲了出版這本小冊子，並把它分別郵寄給海內外諸親友，趙耀源、趙羨藻兩位善長仁翁和紐約不少熱心鄉親，特慷慨解囊，玉成其事。

這本小冊子從文字切磋到封面設計，從募集資金到籌

備出版，紐約鄉親趙鎮德、趙善平、趙璇衡、趙積明、趙羨明、趙偉群、趙盈俊、趙振新、趙士尹、趙衛倫都分頭做了很多工作；趙修翎把這本小冊子全文輸入電腦，也費了不少功夫；家鄉周善榮、趙國球、趙建勛、趙惠聰、趙景柏、趙恩普等鄉親，在編輯、付印、發行方面，更作了很大努力。特此分別說明，并致謝意！

contents

目 錄

編前語	1
杏林奇葩	
——記趙東梧醫生的精妙醫術和感人事迹	1
童年趣事	2
從學艱辛	2
刻苦學醫	5
初露頭角	7
出手行醫	8
轉戰香港	24
奮鬥不懈	37
補充病例	39
三代醫學傳承	51
奇葩之奇 幾臻化境	55
後記	61

杏林奇葩

——記趙東梧醫生的精妙醫術和感人事迹

趙士尹

杏
林
奇
葩

趙東梧（下簡稱梧），1940 年出生，廣東省台山縣浮石村三坊人，醫學世家出身，加上勤奮自學，勇于探索，因而數年之間，卓然成才。他從廿二歲起，在鄉間行醫十餘年，醫好過無數病患；若遇時疫流行，還加班至深夜；有時爲了搶救危重患者，甚至忙碌通宵，因此口碑極佳。每個星期休假的那一天，或逢節日，廣州、佛山、江門或解放軍駐地，總有幹部開小汽車來接他出診。

1979 年，梧離鄉去到香港，開設診所至今。三十年來，每天由上午 8 時至晚間 8 時，中間祇有一段很短的時間休息。他要應診大量當地和外地慕名而來的病患，包括一些本身有健康問題的醫生。由於求診的人太多，他往往要超時看病至晚間 10 時以後。

梧歷任 [香港警察協會]、《香港文匯報》和《香港商報》的特約醫學顧問。

下面扼要記述梧的成長過程，學醫情況及其精妙醫術和感人事迹。

(一) 童年趣事

梧五歲時還不懂事，智力未開，一天，身為么叔的我，教他念《大同日報》四字，教了好幾遍，他還念不上口。不過，當我笑他愚笨時，他却低頭小聲回口說：“阿叔，你小時候大概也是這樣吧！”他這話可真讓我哭笑不得。不過，這也說明，他的思維很敏捷，而且有個性，敢於據理反駁。

後來，我又教他念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當教到“祖宗雖遠，祭祀不可不誠；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”時，他却念成“祖宗雖愚，祭祀不可不誠……”。我聽了，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。——他從小似乎就對“念口黃”的刻板讀書方式不苟同，說不定，那時他正在思索着另外一個甚麼問題，所以，對祖宗究竟是“遠”還是“愚”，不大在意。以後他在對一些醫學問題深入研究時，心不旁騖，足以印證這一點。

(二) 從學艱辛

梧因長期體弱多病，僅象徵性地、蜻蜓點水地讀過一、二、三年級。大多數時間呆在家裏。我覺得這樣很

不妥。反正那時我也還未參加工作，於是由我每天教他學語文和算術。那時他的身體也好些了。經過差不多一年時間，他的學習成績居然達到了四年級以上的水平。

那是 1951 年，我開始參加本鄉的教學工作了，於是請學校領導讓他直接去插班讀五年級。可是班上的同學却說：“他連四年級都還沒有讀過，怎能到我們這裏來讀五年級呢？”有一位同學對梧說：“這樣吧，我出一條算術題在黑板上，你如果答得對，就讓你在這裏讀；否則對不起了！”當下他出了一道繁分數題，比較復雜，要梧當衆計算，以爲這樣就一定可以難倒他，令他灰溜溜地知難而退了。可是不久之前，梧正好學過這一類數。這時他見獵心喜，立即湊上去含笑迎戰。拿起粉筆，一路順利地演算下去，真是駕輕就熟，其樂無窮！不久，一個正確的答案在他的筆下誕生了，這時全體同學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了贊嘆聲，無條件接納他了。之后，他參加班際算術比賽，還一鳴驚人，榮獲冠軍呢！可惜好景不常，到五年級上學期中間，他就因其父親而被逐出校門了！

在鄉間既無書可讀，家裏生活非常困難，他不得不下地幹農活了。不過即使幹農活期間，由于受到非常強烈的求知欲所驅使，他仍經常擠出時間看書，這樣苦捱了兩年，東梧越來越想返學了，最後，他毅然放棄農活，幾經艱辛和轉折，終於來到廣州祖母處，務要找機會繼續上學讀書。

祖母祇蝸居於德政中路定安里一高樓地下的樓梯底，生活很清苦，她是徵得同村人屋主的同意，才得以免費住在那裏的。

祖孫二人，從此在樓梯底含辛茹苦，住了長達數年之久。

梧身無長物，數九寒天，還得光着腳板走路，兩腳被地上的薄冰塊劃破了，薄冰下面的一窪積水，都被他的鮮血染紅了。由于沒棉衣穿，披個撿來的爛麻包御寒。畢竟爛麻包太單薄，無法御寒，因此他整天仍然哆哆嗦嗦，臉青唇紫。一日兩餐，常常祇得吃個半飽。僅僅一個像雞蛋大的咸魚頭，祖孫二人，就要分三天六餐來做他們唯一的佐膳餸菜了。他們捨不得一口把它嚼爛，吞下肚去，祇輪流用筷子蘸點一下魚頭的液汁。

梧在廣州幾經努力，終於如願考入小學六年級。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，從初中到高中一年級，他都是班裏的輔導員，協助老師輔導各科成績較差的同學。他不但在上課時認真學習，下課后還幫老師做雜務，因此深受老師們和校長的喜愛和好評；加上家境很窮，每個學期他都得到全校最高的一級助學金。

由于衣服太單薄和破爛，又沒鞋穿。學校特準梧不用天天返學，祇要求他到學期將近結束時回校參加考試，讓他日間到附近店鋪做散工，晚上才做功課。

他做散工積蓄到一筆錢，除了幫補家計之外，還買了一件心愛的棉衣和一雙布鞋。但看到住在附近的八叔

穿的那件棉衣很破舊時，他却主動將自己的新棉衣和八叔的舊棉衣交換，說：“八叔天天返工，應該穿得像樣些，體面些；而我自己還不過是個學生仔，穿破舊一點無所謂，祇要能够御寒就行了。”梧這種捨己爲人的行動和品德，使八叔非常感動，他要自己的兒女好好學習梧。

（三）刻苦學醫

梧讀到高中一年級下學期，不幸患上了嚴重的慢性扁桃體炎，雖經醫生多次注射盤尼西林和手術治療，也無效果。他無法繼續上課了，祇好寫信寄回去給當時已被釋放回家（但數年後才得到平反）的父親，訴述了他的病況。老父看過信后，馬上連發兩封電報，給梧就讀的中學，請求讓梧立即退學，以便他及早返鄉治病和調養。就這樣，梧依依不捨地告別了老師和同學，在八叔的護送下，艱難辛苦地回來家鄉了。

梧父開了不少藥替他治理身體。之后他的健康情況稍爲好些，父親就搬出一大堆醫書來，要梧認真學習，說：“你掌握一些醫藥知識，將來起碼可以保護好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。當然，如果能進一步用來爲廣大群眾服務，那就更好啦！人生在世，就是應該有所作爲嘛！”聽了父親這番話，梧深受感動和鼓舞。盡管他喉部疼痛，到這時還未完全治愈，而且一直失眠，他却立即在他的書桌旁莊嚴地寫下了“莫等閑，白了少年頭”這個名句，以不斷警策自己。

從此，梧在父親的指導下，堅決埋頭刻苦學醫了。單是一部《黃帝內經》，他就潛心鑽讀了八個多月。接着，又陸續啃《金匱要略》、《傷寒論》、《本草綱目》、《醫學心悟》、《溫病條辨》、《醫林改錯》和《理瀉駢文》等巨著，甚至涉獵到毛澤東的《矛盾論》，更仔細研讀祖父留存下來的許多醫案和其父的著作《醫療管見》，以及西醫一般的生理學，病理學、解剖學，以至高等醫學院校，包括中醫學院的教科書和俄國的巴甫洛夫學說等等。

他帶着病痛，勇敢地迎難而上，一往無前！長時間看書，看到視線模糊了，就用一塊淺黃色透明膠片覆蓋在書頁上，繼續專心看下去。可惜這樣堅持一段時間，却因視力嚴重衰退，不能再看了。盡管如此，他仍不肯放棄學習。他改請兩位好友——亮群和錦群，先后連續多天念書給他聽。

不過，也就在這時，他發現，自己因為長時間看書，過度使用眼力，已經不幸患上嚴重的視神經炎了！經過江門市和廣州有關醫療部門多方醫治，也搞不好。他索性托人去買一本針灸書回來，請好友慢慢地念給他聽。梧依據該書的指引，經過反覆不斷的揣摩、嘗試和實際操作，最后居然奇迹般地醫好了困擾自己多時的眼病，高興極了！

梧在視力恢復后，又繼續刻苦讀書。有時為了讓自己紓鬆一下筋絡，他就暫時離開自己看書學習的地方，

扛起鋤頭，到后山樹林去挖枯樹根，拿回去燒竈。不過，他却同時在鋤柄上貼上一塊紙，上面抄寫着《黃帝內經》，或其他醫藥經典裏的某些精警語句，而且每天都更換所抄寫的經典內容；從而一邊勞動，一邊看書學醫，真正做到練身、學醫兩不誤。

在對中藥的研究上，他做得更加到家。他不但從書本上認識各種藥物，而且親自嘗過和嗅遍其中絕大多數常用藥，包括生草藥，甚至逐一把它們嚼爛和吞下肚去；對那些嚼不爛或啃不了的，則煲水飲，務要分別驗證它們各自的功能。

學醫，梧就是這樣兀兀窮年，鍥而不捨；就是這樣完全徹底，苦心孤詣！

的確，皇天不負苦心人。從 1958 年 8 月，到 1962 年 8 月，經過整整四年的苦學，他終於卓然有成了！難得的是，他居然能把所有學到的知識，融匯貫通起來，並且做到去粗取精，靈活運用。在對醫學的研究和後來的實際運用上，雖然未能說，他已經到達爐火純青，甚至出神入化的境界；但也算駸駸乎登堂入室了！

（四）初露頭角

梧父趙淡樵是地方上的著名醫生，後來也是公社醫院的主治醫師，治好過大量病人，聲譽卓著。之後却因受到長時間的政治運動衝擊，身體垮了！住院期間，梧一邊陪着他，照料他，一邊自己繼續用功學醫。

一天，領導突然通知梧父馬上去給設于醫院裏的衛生員學習班講課，並且說：“學員們已經在課室裏等着聽課了。”但當時他的身體那麼差，哪能勝任這一工作呢？他手足無措，不勝惶急！

領導見此情狀，心有不忍，乃轉而要梧去代課。梧見事已至此，不能不毅然答應了。雖然來不及備課，不過，他憑着自己數年來學到的醫藥知識，自忖應該還可以應付這種場面，於是兩手一拍，跨步前去了。

一登講台，他說了兩句開場白和客套話，跟着就滔滔不絕地講起醫學問題來。課堂上除了擠滿從各地趕來的學員外，更有醫院的領導和不少醫師旁聽。他把人體的生理、病理，深入淺出，條理分明地娓娓道來，既翔實，又精辟，聽得學員們紛紛拍掌叫好，並一致要求他以後每天都來授課。旁聽諸位，更對他的講課表現，驚喜交加，贊不絕口。后來醫院裏的年青醫生還經常向他請教醫學問題呢。梧時年才 19 歲。

（五）出手行醫

梧父因病停薪留職，長期請假了。

1962 年 8 月 26 日下午 8 時，公社醫院院長在全體職工大會上，鄭重宣布：“趙東梧已學醫成功，現特批准他為本醫院正式醫生。”從此，梧堂堂正正地在公社醫院屬下的我鄉診所出手行醫了。

在梧開診之前，有一天，其母突然患血山崩，即子

宮大量出血，來勢汹汹。其父用大劑量仙鶴草、茜根、地榆、藕節等試圖替她止血，但竟無效果。急請西醫來多次注射強力止血針，也無濟于事。病危了，無可奈何地替她準備后事了！梧的三嬸一邊啜泣，一邊替梧母張羅壽衣。梧母對兒女們囑咐一番，要大家生性做人。他們都垂淚點頭了。

這時梧父當然還心有不甘，何況病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呢！他搜盡枯腸，務求擬出一條有效藥方來，以挽狂瀾於既倒。可是一時之間，却怎麼也未能做到這一點，他痛苦極了！——莫非智力有所下降？

梧在旁邊相當鎮定和冷靜。他細心觀察其母，見她的面色并未因大出血而顯得慘白，反見兩頰暗紅。而且按其脉象，是一派沉、實而弦。他認為這些癥狀是血行受到嚴重窒礙的表現，似應改用疏導之法，來取代強力止血。他覺得，母親雖然病情嚴重，但應未至絕望。於是好言安慰老父。并說：“既然用了大量中西藥物，都止不了血，可否改弦更張，另用治法呢？”他順勢引出夏禹治水的故事，說：“禹父強力砌築河堤，河水不退反漲。禹汲取了這一教訓，改用疏浚河道之法，最后大水盡退。因此我也想用疏導的方法，希望讓母親的大出血自然地、逐漸地得到控制，最后達致完全止血的理想效果。”老父頓時靈機一動，恍然省悟到梧說的很有道理，乃問他：“那麼你打算開那些藥呢？”梧於是寫出藥方：“當歸四錢、赤芍四錢、生地一兩、川芎四錢、丹參五

錢、益母草五錢、甘草二錢。”老父經過慎重思考，覺得該方的確非常合理，乃即着人拿去迅速照執回來，煲給梧母服。服了這一劑，病情果然緩解了很多，血流量大減七成。老父喜出望外，照方再執一劑，讓梧母服。服后更如響斯應，血止病愈了。全家人歡喜莫名，老父更欣然接受了這一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可喜現實了！

梧開診一段時間以後，遠遠近近的病人就紛至沓來，絡繹不絕了。每天黎明時分，診所門還未開，門外早有大批外地病人排隊等候掛號了。

當時規定，爲了優先照顧本鄉病人，每天祇看外地病人 100 個。爲了爭取到這 100 個以內的掛號權，遠道而來的病人，無不各出招數。

有的隔晚 11 時就趕來到診所門外排隊了。遲來一些的常因爭位而吵架，有一次還大打出手，幸被四坊那位綽號“牛羊蟲”的壯漢強力制止了。

有些人索性出錢請人代爲排隊，刮頭渠一個人就用磚頭等物替十餘人占位了。在我鄉有親朋戚友的，則請浮石戚友代他們掛號，上演一出好戲——狸貓換太子。有一個倒霉的外地人，一連來了七天還看不到病，因爲他沒有門路。當時我負責登記掛號，對以上情況是很了解的。

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高潮，醫院造反派更提出要撤消梧的處方權，不準他看病。但是，我鄉許多幹部和農民却挺身而出，堅決維護梧的醫生資格。在斗山圩開